

第三十七章 宮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宋世仁一開口，眾人便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原來這些人都是京都夜裏在街上討生活的人物，經過宋世仁一番盤問，這些人恭謹供認，昨天曾經見過範府的轎子從靖王府出來後，並沒有回府，而是往城西去了，然後半夜的時候，又神秘秘地抬了回來。

範閑微微眯眼看著場中，有些佩服郭家的能力，居然能在半天的時間內，找齊這麼多曾經看見過自己的人。鄭拓見他毫不擔心，心頭有些著急，壓低了聲音說道：“呆會兒死都不承認，就說這些人是郭家用錢收買的。”

範閑歎口氣說道：“郭保坤確實被打了，傷情這麼慘，難道就因為想冤我，就花錢做這麼多事？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。”鄭拓想不到大少爺居然會站在敵方考慮，一時間愣住。

這個時候，宋世仁的唇角浮起一絲嘲諷之意，望著範閑：“範公子昨夜不是在府中嗎？為何京都有這麼多人都曾經看見您並沒有回府，敢請問範公子，半夜逡巡京都夜街之中，究竟是做什麼去了，需要如此鬼鬼祟祟。”

京都府尹梅執禮皺眉望著範閑，看他準備怎麼回答。

公堂之上一片沉默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麵上多了一絲窘迫，一絲被他人發現了秘密的尷尬笑容，輕聲回答道：“昨天夜裏...我在醉仙居過的夜。”

醉仙居是什麼地方大家都清楚，一想到這位少爺是在青樓過夜，那行事如此鬼祟似乎就有了個說得過去的解釋，旁觀的人群齊聲噢了一聲。哄笑了起來，笑聲裏自然不免有些譏笑範閑的句子。梅執禮聽見這個解釋卻鬆了一口氣，而宋世仁依然微笑著，不依不饒問道：“醉仙居？敢問範公子可有人證？”

“司理理姑娘可以作證。”範閑有些尷尬說道。

宋世仁頓了一頓。忽然嘲諷笑道：“是嗎？可是...司理理姑娘

今天已經離開京都，前往蘇州，這事情未免也太巧了些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怕理理姑娘說出什麼不該說地來。”

範閑抬起頭來，雙眼盯著宋世仁，這才知道郭府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，竟把那位司理理姑娘逼出了京都，看來對方是早有準備。看他無語，宋世仁成竹在胸，對梅大人行禮道：“事情已經很清楚了。範公子打人在先，偽供在後，還請大人將這犯人押監待審。”

安靜了一會兒的鄭拓忽然笑道：“這話說的何其堂皇。難道就因為我家少爺夜晚出遊，便要被栽上如此大的罪名？”宋世仁逼問道：“既然範公子出遊，敢請教先前為何先生說範公子整夜呆在府中？”

鄭拓自如應答道：“這眠花宿柳之事，名聲總是不好聽地，所以先前才不得已...”宋世仁笑著截斷了他的話：“眠花宿柳？如今這花在何處？柳又在何處？”

他向四周一拱手。朗朗而道：“郭公子與範公子前日意氣相爭，昨夜便遇襲，賊人囂張之際。自承範閑，範公子昨夜整夜未回，卻說不清去處，試問這真凶是誰？豈不是一目了然之事。”

梅執禮冷冷看著這個狀師，心想這種案子就算你說破天去，難道還真以為是一般的刑名官司？不免將這個有名的富嘴看低了幾層，轉頭問道：“範閑，你可有佐證，證明你昨夜的下落？”

範閑想了想。笑了笑；“其實...昨天是與靖王世子一起胡鬧去了，不知這算不算證人？”

既然靖王世子都扯了進來，這案子還審個屁，梅執禮滿臉黑氣地將兩邊人喊到前麵來，低聲說了幾句什麼，便宣告此案暫告一個段落，範閑留京待察，不準出城。郭家自然不幹，但奈何對方這人證份量太重，一時間也沒有辦法，隻好回府再行商議。旁觀的京都民眾，發現竟然是這樣無聊的結局，尚書家和侍郎家都沒怎麼鬧起來就結束，發一聲哄後各自散了。

範閑和鄭拓走出府衙的時候，有些意外地發現那個宋世仁正在外麵等著自己。

“範公子。”宋世仁微笑行禮。

範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，還了一禮。

宋世仁輕聲說道：“郭家與我有恩，所以今日不得已，得罪了。”範閑忽然想到一樁事，皺眉問道：“司理理姑娘真的離開京都了？”

宋世仁一出公堂之後，再看這貴公子就顯得無比恭謹，應了聲是。範閑盯著他的雙眼問道：“是你做地，還是郭家做的。”宋世仁有些驚奇，說道：“我本以為是範公子遣她出京...難道，昨夜您真的在醉仙居？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難道你真以為是我打地郭保坤？”這個時候案子暫告一段落，雙方說話卻依然有些不盡不實。幾句話說完之後，宋世仁就轉身上了一抬小軟乘，離開了京都府的衙門。

範閑看著那邊好奇道：“已經得罪了，何必再來示好？”

“宋世仁是個聰明人。”鄭拓笑著搖搖頭，輕聲說道：“少爺在府中可沒說是和靖王世子一起喝花酒，宋世仁玩了這麼一出，差點兒沒把我嚇死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：“大家都知道，公堂之上隻不過是過場，這麼緊張幹嘛？”

鄭拓搖頭歎道：“不論這事後麵如何發展，算是把郭府得罪完了。”

“總是要得罪人的，幹脆揀個能得罪的得罪一下。”

“少爺，您的...花名、詩名...估計一天之內就會傳遍京都。”

“固所願也，不敢請耳。”

“佩服佩服。”

“客氣客氣。”

重重深宮之中，黃色琉璃瓦在陽光下泛著金光。朱紅色的高牆無來由生出一股壓迫感。殿後園子中，一個慈眉善目地老太太正半閉著眼睛聽身旁地女官說著什麼，在她身前有兩名貴婦正侍候著，石桌上奇果異蔬雜陳。其中一位貴婦長相端莊，鳳眼朱唇，眉眼間全是小意與克製，她剝了一個果子，小心喂老太太吃了。

“皇後啊，怎麼是你。”老太太睜開眼睛，看見是她遞過來的果子，笑著怪道：“這些事情讓那些孩子做去，你統領後宮，母儀天下。又怎是做這些事情的人。”

貴婦溫柔一笑道：“這孝道是無論如何也要盡地。”

原來這位貴婦便是如今慶國的皇後，那她服侍的這位老太太，自然是皇帝陛下的生母。當年的誠王妃，如今的皇太後了，隻是不知坐在另一旁地那位宮裝婦人又是什麼身份，居然可以與皇後並排坐著。

“不用念了。”皇太後輕聲對女官吩咐道：“你們都退下吧。”

所有的宮女們都退了下去，隻留了兩位老嫗。皇太後閉目養了會兒神。問道：“先前聽那個範家孩子的幾首詩，你們覺得如何？”

皇後微笑說道：“孩兒也不大懂文字上的高低，隻是聽來似是好地。”

太後啣嘴一笑道：“豈止是好。那首徒有羨魚情倒也罷了，那後一首萬裏悲秋常作客，又豈是一般才子所能寫的出來的...隻是...”見太後住嘴不語，皇後湊趣問道：“隻是如何？”

太後歎口氣道：“隻是句子裏悲鬱氣太重，而且小小年紀，怎麼寫出這種老人氣味兒來，隻怕那孩子也是個福薄之人。”

聽見這話，一直沉默不語地另一位貴婦竟是嚶嚶切切哭了出來，不知道因為什麼事情這麼傷心。皇後趕緊安慰道：“太後也隻是這般一說。若那個叫範閑的真個福薄，太後隨便指甲裏挑些福緣

給他，不也就填起來了。”

太後也是最煩她哭哭啼啼，滿臉不高興說道：“我就生了三個孩子，皇上自不必說，李治雖然貪玩，但總也知天樂命，倒是你這丫頭，這哭了幾十年了，還沒有哭明白，真是...”畢竟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，加上女兒這一生淒苦無依，也不好說重話。

貴婦嚶嚶切切哭泣說道：“我那孩兒已是個福薄的人，皇帝哥哥偏要她嫁給範家那個更福薄的孩子，這日後可怎麼辦？晨兒地病若是沒有起色怎麼辦？”原來這位柔弱至極，一味哭泣的貴婦，竟然就是範閑可能的丈母娘，一直未嫁地長公主殿下！

太後終於忍不住開口罵道：“晨兒的病根子，就因為你這個當娘的沒給她積福，如今還好意思說這些嘴！那範家的孩子怎麼了？一說要給晨兒衝喜，二話不說就把孩子從澹州接了回來，不說那也是個沒名沒份的可憐娃，隻衝著範建對咱們皇家這份心，你也不該說範家的不是。”

旁邊的宮女早就退走，隻剩下幾個老嬪束手肅立，就像是什麼也沒聽見一樣。

太後氣的胸膛不停起伏，皇後趕緊上來揉著，太後將皇後的手拿開，語氣略緩了一些說道：“再說了，晨兒總是要嫁人地，她這個身份，朝中名臣大將之子，誰要娶了去，也不見得過得好。這個範...範什麼來著？”

皇後趕緊提醒道：“範閑。”

“對，範閑，你先前也聽了，確實是個有才的孩子，配上晨兒，也不算委屈了她。”太後喘了兩口氣說道：“而且陛下已經準了這門親事，你再來我這兒鬧，又有什麼用呢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